

叶山南
我的蓝色美少年

员

没有一丝风的三伏天。下午一点。

大马路边，毛毛狗在吐舌头；行道树上，蝉儿不停聒噪。

位于某高级商圈的“日月星”广告公司的职员办公室里，门窗紧闭，冷气机温度适宜，彻底阻隔外面的逼人热浪。几台电脑运转着，机箱发出“嗡嗡”的声响，吵得人心情愈加烦躁。

办公桌前，趴了萎靡不振的小猫三两只，眼皮耷拉着。这种天气，这种时刻，不睡午觉又能做什么？

总经理薛凯文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看见自己的下属们昏昏欲睡，他不禁气上心头，皱眉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间？大家集体午睡哦？菱恩为什么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？买个咖啡而已，需要买一个小时吗？她是直接跑去巴西买咖啡豆了哦？”

薛凯文今年二十八岁，两年前从病危的父亲手中接下

这间“日月星”广告公司,开始担任总经理的职务。他原来是学艺术的,空有一副白皙俊美的好皮相,对做生意却一窍不通。两年下来,公司资产已被他败去了大半。可是不管怎样,身为公司老板,他吼人还是吼得很有魄力。

听见老板发话了,坐在门口小桌上的接待小姐李理英连忙接口:“是啊是啊,我也觉得菱恩姐最近工作比较偷懒,前两天我拜托她帮我上网订购悦的免费护肤品,她都忘了耶!”

“理英说得对,菱恩姐上次也忘了帮我缴手机账单。”歪躺上休息区沙发上的司机阿衡也掀起眼皮帮腔。

“打字机卡纸了她都没及时报修。”又一名职员跳出来诉苦。

“还有饮水机,饮水机!文案部的人断水快两天了!”第四名喊冤者揉着因午睡而沾满眼屎的小眼睛咕哝。

一时间,“日月星”的办公室气氛活跃起来,原本很没工作热情的大伙儿终于找到了批斗对象,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好畅快。在他们口中,那个叫做“菱恩”的职员,俨然已经成为这间办公室里最不务正业、最游手好闲、最该被炒鱿鱼的懒惰员工**羸孺**!

薛凯文杵在门框上傻眼了,以前从来不知道,原来菱恩是个这么不称职的总经理助理吗?!

“我们也知道菱恩工作很辛苦啦,可是自己的分内事总要做好,是不是?”整间办公室里资历最老的职员,年过四十的朱姐十分有威严地发表总结陈词:“经理啊,你不

能因为菱恩是你女朋友就这样包庇她 ,这样不好 ,这样真的不好。”说完 ,一声长叹。

薛凯文瞪着眼说不出话来 ,对了 ,朱姐不提他倒忘了 ,菱恩可是他的女朋友呢 !既然如此 ,他是不是该说句什么话来替她辩解一下 ,而不是站在这里傻乎乎地听任别人骂她、误会她 ?

是不是应该说 :“其实订化妆品、缴电话账单、修打字机都不是菱恩的份内工作” ?

是不是应该说 :“菱恩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 ,但从来不会拿加班费” ?

或者干脆应该诚实地告诉他们 ,“其实大老板我根本不会做生意 ,公司的主要决策都是由菱恩在把关” ?

不 ,不行 ,这个千万不能说 !薛凯文猛然摇头。就在这个时候 ,办公室大门外传来一声嘹亮的娇喊 :“大家久等了 ,我回来了 !”

众人眼光霎时一齐投向声源——

门口站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孩 ,白皮肤 ,穿着米黄色格子中袖衬衫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,扎着蓬松马尾辫。她人很瘦 ,面孔清秀不算漂亮 ,额角挂着汗珠 ,可是笑容很灿烂。

薛凯文立即高呼一声 :“菱恩 ,你总算回来了 !”

苏菱恩在门槛上煞住脚步 ,愣了一下 :为什么大家都一副对她虎视眈眈的样子 ?她做错了什么吗 ?肩膀缩了一下 ,她怯怯地扬起手中的绿色 蕴枫韵塑料袋 ,绽开招牌

甜笑：“那个……刚才星巴克里有很多人排队，所以晚了一点。”

“啊，我的快乐源泉终于来了！”接待小姐李理英高兴地跑上前接过塑料袋，嗅着里面的咖啡香气，顺便潦草抛出一句：“谢谢你啦菱恩姐，我手头没零钱，改天再给你！”

苏菱恩苦笑着瘪瘪嘴：“不用了，这杯算我请。”三个月前李理英就说会把欠她的晕杯咖啡钱还给她，可是直到现在……算了。苏菱恩摇摇头，然后走向司机阿衡：“阿衡，这是你要的提神醒脑的。”

“谢谢！我就知道菱恩姐最爱护下属了！”阿衡从沙发上跳起来，一把接过纸杯，口里打个呼哨：“没有这杯咖啡，我下午工作一定会睡着！”说完，挥袖擦擦刚才午睡时流下来、这会儿已经干涸在嘴边的口水。

苏菱恩挥了挥手，笑道：“那，下午要好好加油哦！”接着，她又拎着塑料袋跑遍了整个办公室，把每一杯咖啡都送到员工手上。最后，她捧着一罐黑黑的糖水来到“资深员工”朱姐面前，脸上带着恭顺笑意，说：“朱姐，这是您特别点名要的许留山雪蛤龟苓膏。”

朱姐似笑非笑地看了满头大汗的苏菱恩一眼，开口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缺乏锻炼，出去买个下午茶就累得浑身冒汗。”说归说，伸手接过龟苓膏的动作倒是很快。

苏菱恩不以为意地笑笑，捋高袖子按着额角处的汗渍：“天气太热了嘛。”

这时,有人在她身后用酷酷的声音道:“菱恩,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苏菱恩一回头,见是自己的老板兼男朋友薛凯文。他皱着浓眉,英俊的脸上表情不太开朗。

又怎么了么?难道是和法国厂商的那个香水广告合同出了问题?她疑惑地随着男友走进经理办公室。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办公室的门甫一关上,薛凯文立即苦恼地长叹了一口气:“菱恩,坐。”

“噢。”苏菱恩坐入会客沙发,担忧地望着男友,他的脸色很难看,究竟出了什么事?

“菱恩,这两天,我这边接到关于你的很多投诉,说……”薛凯文看了满头大汗的女友一眼,皱了皱眉,实在看不过眼她那不修边幅的样子。原本长得就不太漂亮,这下更是惨不忍睹。他轻咳了声,接着说:“同事们都说,你最近工作不如以前卖力了,很多事情交到你手上,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没了回音了。菱恩,你知道吗?他们都——我包庇你。”最后四个字,他说得痛心疾首。

“啊?”苏菱恩愣了一下,什么?她工作不卖力?公元哪一年的事?

“最近我们公司签下来的几票合同,都是我在跟进,摄影棚和模特儿也是由我去负责联络的。”她语气平静地

陈述事实。

薛凯文听了脸上一红,其实他比谁都知道,菱恩是个全天下最称职的助理。可是,菱恩毕竟是他的女朋友,现在不把姿态摆高一点,待会儿出去那群下属会说他管不住自己的女人。于是,他清了清喉咙,道:“我也知道你辛苦,可是你拿的薪水也高嘛。比别人忙一点累一点,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应该的?”笑意凝固在脸上,苏菱恩怀疑地挑起眉。她工作认真敬业,爱帮同事的忙,连带买化妆品和代缴手机费这种杂事都揽到身上,是因为她性格好,而不是什么见鬼的“应该的”。

薛凯文见女友不高兴了,连忙放柔口吻:“你要这样想嘛,菱恩,你是我女朋友,也就是这间公司未来的老板娘。外面那群家伙也是你的下属,你就当替我盯着他们,好不好?”说着,他把手朝外一指,“你看,只要你一不在公司,他们就乱了套了,根本没办法好好工作!我一个人更是手忙脚乱。菱恩,我不能没有你的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说得真心实意,苏菱恩叹了口气。也是,她今日工作会这么卖力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男友的忙。

她和薛凯文自大学的时候起就开始交往,走到今天风风雨雨也有七八年了。她了解薛凯文,他原是艺术系的才子,主攻油画,根本不懂经商。两年前父亲病危,令他被迫放弃自己开私人画廊的梦想,走上从商道路。这个男人太

过理想化 , 太过优柔寡断 , 没有管理公司的才能和魄力。如果她不盯着他帮着他 , 他可怎么办 ?

苏菱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, 缓缓绕到薛凯文的办公桌后 , 轻叹了一口气 , 将脑袋靠上他肩头 , 柔声说 : “ 我知道你需要我 , 我不会走的 , 我会努力。可是……有的时候 , 我也会累。” 她不是超人 , 每天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事 , 还要随时应付突发状况 , 对付那群爱偷懒却又毛病多多的下属 , 真的很耗人心力。

“ 我知道 , 我知道 , 我都了解。” 薛凯文安慰地拍了拍她。她身上的汗味钻入他的鼻尖 , 令他不禁皱眉 , 似乎很久没有从女朋友身上闻到过香水的味道了 , 汗臭味倒是经常出现。他略微推开她 , 将她的身体扶正在身前 , 道 : “ 既然你这么累 , 这样吧——我放你一个月的大假 , 你好好休息休息 , 调整一下精神状态。”

“ 啊 ?” 苏菱恩愣住了。虽然男友的关怀体贴令她感动 , 可是目前公司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啊 ! “ 你开玩笑的 ?” 她瞪圆眼看着薛凯文。

“ 不是。” 薛凯文笑着摇摇头 , 突然将手伸进西服口袋 , 表情神秘地低语 : “ 其实 , 我准备了好久 , 就是为了要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
“ 惊喜 ?” 苏菱恩怔忡地看着男友把一个什么金属制的小东西按入自己的掌心。有那么一瞬间 , 她以为那会是求婚戒指。可是当她终于摊开手掌 , 却发现手赫然心里躺着……一串钥匙。

“这就是你的惊喜？”她哭笑不得地瞪着男友英俊的脸庞。好看的男人，果然通常不会太聪明，他公寓的钥匙她可是五年之前就有了啊。

薛凯文摇摇头，“你再看清楚些，这是什么？”

苏菱恩半信半疑地把那串钥匙拎起来，放到眼前端详。果然，那不是他公寓的钥匙，钥匙圈上栓有一个铜钱型的翡翠小吊坠，上面刻了三个小字——“奇迹园”。

奇迹园？她困惑地皱起眉。奇迹园是什么东西？主题公园吗？

等等！依着她对薛凯文的了解，他该不会又……

“你又在哪里买了房产？”苏菱恩立即板起脸。就知道他又故态复萌了！

大概在一两年前，薛凯文曾经试图投资房产，可惜没有这方面天赋的他总是购进烂房，后来还是多亏了她从中斡旋才好不容易把那些房子转手出去，他们为此也损失了不小的一笔钱。而如今，他竟然好了伤疤忘了疼？

苏菱恩一把推开他的手，冷冷站起来，“凯文，我们当初谈好的，你再炒楼，我们就分手。”

“不是的，菱恩，你听我说！”薛凯文连忙站起来，从身后一把抱住她。苏菱恩用力挣扎了几下，愣是没有挣开。

“我买奇迹园的房子不是为了投资，而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！”薛凯文一股脑地吼道。

苏菱恩的动作停住。他说什么？

“菱恩，你总是那么冲动。我买这栋房子，是给我们

以后结婚用的。”薛凯文抱着她的身体轻轻摇晃，他的声音低醇醉人如同上好的红酒，令她有些头晕了，耳朵处渐渐染上红霞。他继续说，说情人间最甜蜜的承诺，说他们美好的未来：“我把房子买在郊外了，你不是说过最喜欢田园生活吗？等过两年，我们有钱了，我就把‘日月星’结束清盘，然后我们结婚，一起搬到郊外去住。奇迹园的选址很偏僻、很安静，那里现在连地铁都没有通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一闻到汽车尾气的味道就想吐。你放心，到了那里——你想闻都闻不到。”

苏菱恩被他摇着摇着，整个人似被催眠了，身体发软，渐渐地不再抵抗男友的温柔，“可是，没有地铁的话……我们要怎样去那里？”她轻声问着。

“很简单啊。”薛凯文将下巴搁在她肩头，吃吃笑，“我叫阿衡开车送我们过去，然后炒他鱿鱼，叫他自己开车回来。”

苏菱恩也笑了，凯文虽然不是一个太有本事的男人，可是，他真的会很哄女朋友开心，“那……再然后呢？”

“再然后……”薛凯文轻吻她一下，柔声道：“我们生两个孩子，养几只鸡，再养一条狗。饿了的话，可以把鸡杀了熬汤。我可以去田野里写生，你可以在家照顾小孩，给狗儿梳毛……”他说着说着，似乎自己也向往起那美丽的田园二人世界……只是，脑中浮起陪伴着他的那个女人的形象，她——不是菱恩。

薛凯文猛一甩头，驱散那些失常的念头。苏菱恩转身

笑看他 双手环肩，“那你现在把钥匙给我，是要我提前去验收房子？”到了此刻，她已经丝毫不气男友私自买房的决定了。他刚才替她描绘出的那副蓝图，真的让她怦然心动了……

“嗯。”薛凯文点点头，“你就把那里当成是度假村咯，反正房子是全装修好的，随时可以住人。”

苏菱恩咬着唇想了想，开口：“听起来不像是太坏的主意。”的确，她最近工作太累了，也实在需要放个假来调整心情。

“那好，这个周末你就可以出发！”薛凯文笑逐颜开，一拍手，“我会叫阿衡开车送你，反正是自家司机嘛，不用白不用。”

苏菱恩耸耸肩，“双休日让员工上班，可是要给加班费的。”

“为了疼女朋友，我也不在乎了。”薛凯文上前两步，怜爱地扯扯她的马尾辫，“答应我，要好好休息，你太辛苦的话，我会心疼的。”

苏菱恩心中一软，点头应道：“嗯，我答应你。那……我出去工作了。”朝外走了两步，又不放心地回头，“可是我走了，公司怎么办？”没有她把关，凯文会不会把公司搞得一团糟？

“菱恩，有的时候，你也要学着信任你男朋友的能力。”

薛凯文姿态潇洒地做了个“胜利”的手势。苏菱恩只

好把苦笑憋在了心中。好吧，就当给他一个机会咯！希望她休完一个月的假回来以后，“日月星”还没有倒。

刚走出经理办公室，一阵浓烈香水味袭来，浓妆艳抹的李理英激动万分地迎上来抓住她的手：“菱恩姐菱恩姐，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月孕吐厉害，在搞季末打折耶，满园赠送还回！这个周末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血拼？”

苏菱恩好笑地撇了撇嘴，给她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：“到时再说吧。”到了周末，她就可以逃离这群可怖的同事们，飞向她梦想中的田园胜地——“奇迹园”去享受她珍贵的假期咯！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星期六一大早，司机阿衡就开车来到苏菱恩的公寓门前接她。苏菱恩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皮箱下了楼，却发现门口等候她的只有司机一人。

她皱起眉，问阿衡：“怎么？薛经理他不来送我？”

“经理今天约了模特经纪公司的人谈生意，来不了啦。”阿衡手一摊，帮她把行李搬进车子后备箱。这部香槟色保时捷小轿车是“日月星”的公司专用车，虽然只有四个座位，但必要的时候可以挤下六个人，所以现在，车内的真皮座椅都有些老化了，苏菱恩刚一坐进去，座位就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响。

车子启动，五分钟后驶上高速公路。苏菱恩把车窗摇

开,外面的风灌进来,吹得她的衣领翻飞。她问阿衡:“遗迹园到底离市区有多远?”

阿衡想了想,答道:“最起码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吧。听经理说,那里连手机都打不通。”

苏菱恩努了努嘴,看来,真的是很偏僻的地方呢。没有通讯网络,也没有交通工具,一个月的假期结束后她要怎样回来?

阿衡从后照镜中看出了她的担忧,连忙道:“菱恩姐你放心,等你休假结束,经理会派我去接你回来的啦。”

“哦。”苏菱恩点点头,不再说话。她和这个爱贪小便宜、总要别人替他付手机费的司机其实没什么好聊的。男友不来送她,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,实在有点无聊。于是她只好闭上眼睛假寐,脑中回忆起和男友薛凯文从相识到相恋的片断点滴。

记得当初在大学里,薛凯文是个风云人物。他长得高大帅气,还画得一手好画,很得女生们欢心。那时候,她是他那群默默的暗恋者中的一员,迷恋他的好相貌,却从来不敢表白。当时,她不漂亮,也不爱出风头,薛凯文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她。

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大学二年级,当时薛凯文和她同寝室的美女室友谈恋爱,两个人爱得轰轰烈烈,平均每个星期吵架一次。身为两人共同的朋友,她多次从中调解,然后突然有一天夜晚,薛凯文借着酒意吻了她,并且对她说:“菱恩,和美女谈恋爱真的太辛苦了,我还是喜欢像你这

样平凡懂事的女孩子。”

那年她只有 16 岁，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当成赞美，心中激动无比。后来，薛凯文果然和美女分了手，和她走到了一起，她才终于体会到当初薛凯文那句话的真谛。的确，那句话对男女都适用，她现在真的很想说：“和帅哥谈恋爱实在太辛苦”。

她今年二十八岁，和薛凯文已交往了七年之久。在这段漫长的恋爱关系中，她付出得太多太多了。大学里，男朋友是万人迷，很多女生拼了命倒贴，她要忍耐；毕业了，薛凯文工作不顺，一心想着要开私人画廊，她必须挺身而出替他筹集资金；后来，薛父突然病危，身为独子的薛凯文在病榻前哭到虚脱。结果，葬礼的事又是由她一手打理。她爱上一个学艺术的俊美男子，就好像爱上一个单纯不知事的孩子。他像个天使，怎知人间愁苦？于是乎，所有的愁苦由她来扛，所有的问题她负责解决。她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婚事一拖再拖，因为男友一句可怜巴巴的“我还没做好结婚的心理准备”，她变成二十八岁未嫁的“准老处女”。

不过，这么多年的风雨，总算是熬过来了。凯文现在至少肯给她一个切实的承诺了不是吗？他把将来结婚的房子都准备好了啊！苏菱恩想到这里，心中有些感动。恍惚中，车子已在一片田野旁边停了下来。

司机阿衡回过头，抱歉地看着她：“菱恩姐，前面没路了。”

苏菱恩连忙回神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非常偏远的郊外。空气中没有了汽车尾气的味道，反倒飘着淡淡的青草香和一丝丝化肥的臭味。她把头伸出窗外，田地里立刻有一头牛对她“哞”地叫了一声。

她好笑地缩回头，再看前方。呀，真的没路了呢。修了一半的公路在这里就断开了，放眼望去，只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菜田正等着她。

阿衡又说：“菱恩姐，要不你自己走过去？你看，奇迹园就在那里，很近的。”说着手往窗外某处一指。

苏菱恩眯起眼，果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栋两层楼的别墅，红瓦白墙，看着很是气派。她目测了一下从这里到别墅的距离，大概要步行15分钟的样子。

唔，尚可接受。她点了点头，推开车门下车，对阿衡说：“可不可以帮我把行李提到别墅去？”

谁知阿衡鼻子一皱，声音立刻不耐烦起来：“菱恩姐，薛经理只答应付我半天加班工资，现在已经快中午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她的两个皮箱从后备箱拖出来放到田边，然后又说：“你看，箱子底下有装滑轮，不算很重啦。菱恩姐，你自己来吧。”

苏菱恩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现在是怎样？公司的司机要把她扔在路边，让她一个人扛着两个大皮箱翻越一整片菜田吗？她眉一皱，语气严肃地开口问：“阿衡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？”她以前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可从没想过什么加班费。

阿衡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好啦好啦，什么工作态度嘛，菱恩姐你就是凡事太认真，薛经理他才会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突然住了口，跳入驾驶座，伸出手冲苏菱恩挥了挥，“好啦，菱恩姐，我走了！一个月以后再来接你！”

“喂！你——”苏菱恩刚张开嘴想说话，阿衡的车子已经“嗖”地一下开了出去。她被浓烈的汽车尾气给呛着了，胃中一阵翻滚，躬下身来干呕了几声。再抬头的时候，车子已跑得没影儿了。

“真是的。”她不满地用脚跺了一下地面，田野里的牛儿立刻“哞”了一声，也不知是不是在安慰她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。偌大的天地间此刻仿佛只有她一个人了。

苏菱恩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认命地拎起自己的硕大皮箱。一抬眼，田野间有一条狭窄湿润的田埂正等待着她的莅临。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穿的三寸高跟鞋，深吸一口气。算了，谁叫她喜欢大自然呢！

然后，她昂首挺胸，迈步走向菜田那一边的“奇迹园”。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二十分钟以后，苏菱恩顺利地来到“奇迹园”的雕花铁门前面。虽然她裤脚上沾了泥巴，高跟鞋的鞋跟拧断了一只，走路来一脚深一脚浅，但不管怎么说——她终于

到达“奇迹园”了不是吗？尽管比预定时间多用了十分钟。

她掏出钥匙开了门，把皮箱往屋内拖去。甫一跨入玄关，就看到那比篮球场还大的华丽客厅和客厅正中央的乳白色真皮沙发。头顶上，华丽繁复的水晶吊灯发着耀眼光芒；在靠近玄关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硕大的方形金鱼缸，里面有几条颜色鲜艳的热带鱼游来游去。

“哇，这里真的好漂亮……”尽管整个别墅里只有她一个人，但苏菱恩仍然是赞叹地叫出了声。她扔下皮箱，飞奔到她认为该是卧室的地方——果然，那里有一张宽大的蓝色水床，荧光床垫荧荧地泛着波光。墙纸的颜色也是浅浅的清水蓝，充满了神秘梦幻的感觉。

好……好奢侈，现在她可以确定，薛凯文一定在“奇迹园”的装修上砸了不少钱。

然后，她又跑到厨房，不意外地在那里看到意大利高级厨具组合。

再然后，她跑进浴室，瞪着那里的豪华按摩式浴缸和洒金雕花瓷砖地板。说实话，她活了18岁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浴缸和这么闪亮的瓷砖呢。她站在那里，突然不想走了，心中清楚无比地认识到：未来一个月内，这里就是她的家，她可以什么顾忌也没有地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！

“耶！好棒！”苏菱恩兴奋地尖叫着跳起来。和薛凯文在一起七年，此刻终于有修成正果的感觉，这是她所收

到过最棒的礼物了！

刚才在泛着化肥味的田野里行走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，她好想洗个澡。

苏菱恩一伸手，拉下辫子上的橡皮筋，让蓬松秀发披散下来，心里想着，这么大的浴缸，洗起澡来感觉会不会很像游泳池？然后，她解开上衣纽扣，将有些起皱的衬衫脱下来扔在地砖上，就在她要将手伸向牛仔裤的拉链的时候，身后蓦地响起一个清朗温淡的声音：“你是谁？”

苏菱恩被吓到地猛然回过身子，然后，她的双眼对上了一双深褐色的清澈眸子——天，是一个男人！

圆

“你是谁？”

金碧辉煌的豪华浴室中，有人这样问着。声音平淡，没有太多附带情绪。

苏菱恩彻底傻掉了。事实上，她觉得“傻掉”二字已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了。

眼前，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少年——哦不，是美少年？

她是遇到鬼了吗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